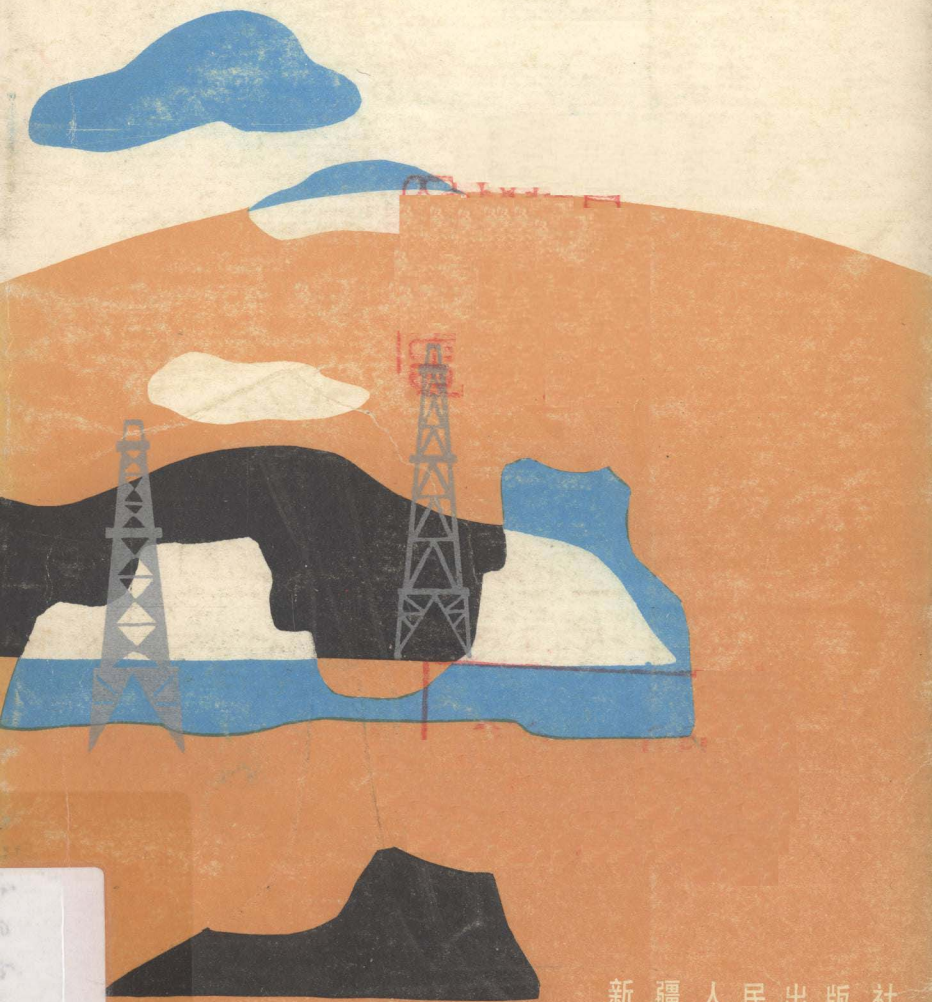


啊，克拉玛依



新疆人民出版社

啊，克拉玛依

新疆石油管理局宣传部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克拉玛依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125印张 4 插页240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统一书号：10098·188

定价： 1.30元

目 录

小 说

夜，静静的·····	刘肖无 (1)
钻工日记·····	郭渝生 (20)
高地上飘扬着红旗·····	傅滦滨 (41)
啊，编织·····	赵钧海 (46)
马老头儿·····	李明坤 (58)
我爱油田·····	任兆中 (73)
隽玲姐·····	邵钧华 (94)
荒沼与火·····	赵光鸣 (108)
啊，克拉玛依·····	韩天航 (119)
我问了他的名字·····	董立勃 (139)
在边远的小城·····	张冀雪 (146)
角落里的哥们·····	尹德朝 (153)
窝囊爸爸·····	张雪花 (168)
等·····	宋软成 (174)
北风吹·····	朱小宁 (182)
翌日将更加明丽·····	严有宏 (188)
钻工的爱情·····	傅滦滨 (199)
父子情·····	郭渝生 (219)

散 文

祖国的好女儿，将军的好女儿·····	刘肖无(237)
大漠奇观·····	吴连增(252)
戈壁之舟与戈壁之花·····	瓦力斯江·吐尔迪(269)
油海潮·····	陈皋鸣(277)
油嫂·····	孙长善(283)
从绿草原到白碱滩·····	萧嗣文(291)
钻井工速写·····	张红军(299)
金泉·····	阿·阿勒玛斯(307)
百口泉断想·····	胡尔朴(310)
克拉玛依三题·····	胡秉中(315)
悠悠情思·····	胡希友(323)
卡瓦甫飘香·····	木 正(328)
魏家大嫂·····	宋德崇(334)
会战赋·····	吕 艺(337)
拓湖写意·····	韦德明(343)
乌尔禾——翠绿的宝石·····	如 心(346)
后记·····	(353)

夜，静 静 的

刘肖无

—

吃早饭的时候，食堂里人们都在传说：石四号井出油了！这个油田井很多，三天两头有新井出油，但这口井却不同，它有特殊的意义。所以，一听说它出油了，就引起了轰动，每一个人的脸上都透露出喜悦和惊奇。我匆忙地喝了碗稀饭，连油条都没吃，撂下碗，就往油田地质研究所跑，想打听个究竟。

不料我想找的人，一个都不在，不免有些失望，只好走吧。忽然不知谁说了句：

“小何怎么没上班？”

话不是对我说的，可被我听见了。小何没上班和石四井出油根本没关系，可我脑子里把它联系起来了。因此，我去找小何。

小何其实不小了，四十二岁，大儿子今年考高中，可人们还都这么叫她。当初才来时，一位豪放爽朗的老领导，一见面就哈哈大笑说：“嗨，小何来了！”从此，就叫开了，一直到今天。这也难怪，和她同时来的，甚至晚一些

的，如今都当了什么长，什么主任，称呼自然就随之改变。她却没有，还在管地质资料。你总不能叫她何资料吧。于是，这个称呼就一直沿用下来。比她还小的人叫她，就加两个字，叫小何同志，或者叫小何大姐，小何阿姨。这个小字却一直去不掉。她丈夫姓陈，不过比她大两岁，现在是油田的总地质师，人称陈总，或陈老总。

小何的家离研究所不远，一排五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土木结构的平房，特简陋。这两年，油田盖了些楼房，按规定应该分给她家一套，本来是分了的，才要搬，忽然来了一个人，陈辛的同学，也是小何的同学。不过，跟陈辛同级，同时毕业，同时来到这个油田，同时分配工作。不幸的是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不知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农场里去劳动改造。后来听说，他的帽子摘了，但没有回来，在当地就业了。一直到去年（一九七八年），才得到彻底改正，接回油田，任命为地质师。政策是党委落实的，不过陈辛也确助了一臂之力。就说接吧，就是陈辛亲自跑了很多地方，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那个偏僻贫瘠的农场把他接回来的。他姓为为佳，怪吗？百家姓里，好象没有这个姓，听说这是他摘掉右派帽子之后改的。他说，我过去爱说话，说成了个右派，从今以后，少说为佳，因此就叫“为佳”了。陈辛把他的一家人都接来了，总得有个地方住呀！地方是有，自己搬了家，不是可以腾出一所房子吗？可是陈辛想：自己住新的，让人家住旧的，老同学了，多不好意思。因此决定自己不搬了。和小何一商量，小何二话没说，高高兴兴就帮助为佳去收拾房子，安下了家。

我走到小何的门前，轻轻地敲了下门。屋里静静的，一

点反应也没有。我试着把门推了推，虚掩着。分明是有人嘛！我想索性进去再说。谁知这时，身后有人“嘘”了一声，同时听到女同志高跟皮鞋走在水泥地上发出的清脆的声音。我赶紧住了手，回头一看，原来是第八中学语文教师许可。女教师，又是教语文的，在人们的想象里总应该是文绉绉的。她可是不，倒不是说她的外貌。她的身材相貌，够清秀的，可她那性格却不太秀气。有人说，如今没有梁山泊，要有，应该有她一把交椅。她一见我回头，她的脚步也停止了，向我招了招手。我意识到她嘘的是我，招的是我，那就是不让我进这个屋了。我便走过去，想问个清楚，可她却先说了，而且是悄着声说的。我真想笑，这哪象她呀！她从来都是高喉咙，大嗓门，有多少人说话都得让她抢个先，这会儿她却这么细声细气的，怎不叫人好笑呢。

“你别打搅她啦，为她那口子，一夜没睡觉了。”

“为什么？”

“来！”

只这一个字，就是个命令。她回头就走，我紧紧跟着。到了她家。她跟我谈了。

二

“我把孩子打发睡了，把学生的作业都改完了，伸了个懒腰，对着镜子笑了下，象是向这忙碌的一天告个别。我想洗洗身子，也好睡得舒服一些。谁知洗着洗着，忽然有人叫门，还叫得挺紧。我想一定是我们海滨回来了，心里不由得溢出了一股甜水儿，我故意吼了他一声：‘急什么！你等人

收拾好了嘛！’

“其实，我比他还急呢，匆忙披上件睡衣，去给他开门，还想跟他撒个娇儿呢。一边儿开门，一边儿数落着：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人家……’

“谁知门一开，却闹了个大红脸。原来不是他，是小何。只见她皱着眉头，眼泪汪汪的，一副可怜相。我一把拉住她，急忙问：‘哎哟，这是怎么啦！我的总夫人。’这可是我们俩秘密的称呼，别人不知道，外国小说上的昵称。

“她没心思跟我开玩笑。进了屋，就坐在你这会儿坐的这个沙发上，委委屈屈说：‘你看，天都到什么时候啦！’

“‘半夜了呗！’

“‘可他还没回来。晚饭也没吃好，谁知他有什么心事呀！哄着，逗着，也没有给我两句囫圇话。’

“‘管他呢，我们海滨，还不是……’我屈指一算，‘七天啦，整整的一个礼拜呀！’

“她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他怎么比得上杨主任呀！我怕他犯了病。’

“她真把我逗笑了：‘你那牛郎呀，比牛还结实，会有病！’

“‘那回他不就无缘无故地晕倒了。要不是抢救及时，唉！……我在家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拿起书来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老想着他一定又是犯了病。’

“‘那你就去看看他。’

“‘天这么黑，街上……我怕！’

“到底把她这句逼出来了，她那个大家闺秀劲呀！叫我陪你找男人，你就直说嘛，干嘛这么拐弯抹角的！我要故意

气气她。我说：‘你怕，就不用去了，咱们同床异梦吧，你梦你的牛郎，我梦我的……’

“她真的生气了，没等我说完，站起来就往外走。

“这下我也不敢再惹她了，赶紧一把拉住她，央求她：‘姐姐，我的亲姐姐，你看看，我这样能上街吗？’

“她见我答应了她，放了一点心，也顾上看我一眼了。一看，禁不住噗哧一下，乐了。

“我搂住她，说：‘怪不得人家说你是百分之百的贤妻良母呢！’

“她打了我一下，说：‘你好，你好，我要是有你那么个唯命是从的长期病号就好啦！’”

“啊！”许可说到这倒把我吓了一跳，赶紧问：“怎么，杨主任也有病？”

“有病，有病！”许可朗声笑着说：“气管炎嘛，说相声的太露骨了，就改了这个——‘长期病号’。”

她笑了一阵，又跟我说：

“说真的，要不是她这次拉着我，倒很少有机会欣赏咱们矿区这样的夜景呢，美极了！夜，静静的，天空是深邃的，星星眨着眼睛，空气清得象泉水一样，凉凉的。有人一听说油矿，总好象我们整天都生活在油烟味里似的。其实才不呢！我做了个深呼吸，把思睡的倦意驱除了，伴着她走。这时，路两旁所有的楼房上的窗口都看不见灯光了，人都入梦了，街上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只有高耸着的蓝色的荧光灯把婆娑的树影洒在平平的柏油马路上。可人就是这样，越是静，心里越犯嘀咕，有时掉下片树叶儿都会把你吓得一激冷，寒毛孔儿直发炸。我们俩咋着胆子，赶紧走，好在不太

远，看见矿务局办公大楼了。忽然她用手一指说：‘你看！’

“原来她指的是办公楼第三层有个还在亮着灯的窗口。她不无兴奋地说：‘他在。’

“‘这你该放心了吧？’

“‘还不知是红是黑，我能放心吗？’嘿，她倒责问起我来了。

“真象说评书的人说的，我们俩三步并做两步，赶到大楼门口。因为天天有人开夜车，这个大门通夜都不上锁的。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冲了进去。刚要上楼梯，只听一声断喝：‘站住！’

“我们愣住了。一看，是看门的老汉。也许是他眼神儿不济，也许是电灯安在楼顶上，光线太暗，他踉跄地走到我们跟前才看出来。我倒没什么，小何，总夫人，自然不是凡人了。他露出了笑脸说：‘是你呀！请，请！’

“上到三楼，小何简直象跑百米的，一个冲刺就到了那间门框上层窗子射出灯光的门口。谁知道一推没推开，她就使劲敲，越敲劲越大，可里边就是没动静。我赶上了，也帮着敲。她不住口的唤着他的名字，哭着声儿说：

‘我不叫你一个人……你就是不听，晕倒了，谁也不知道，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呀！’

“我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只有劝她：‘姐姐，你别哭，你一哭，我这心也乱了，咱们得想个主意呀！’

“‘想什么主意呀，把门砸开，救人要紧。’

“‘对！’我有主意了。我说：‘你等等。’赶忙跑下楼，到值班房里问那看门的老汉，有备用的钥匙没有？

“老汉摇了摇头说：‘老总们的房子，保密，我们这儿不存钥匙。’

“我把情况告诉他，他想了想，搬起一把椅子就往外走。谁知他只上了两层楼梯口，就把椅子放下，走了。啊！原来是不想管呀！我自己扛起椅子，往上走到楼梯拐弯的地方，才看出老头儿怕失职，回去锁大门。我不等他了，把椅子扛上三楼。小何想上，我一把推开她，我上。咳！根本够不着，看来非得蹬在椅上背上不可。这可真玄乎，心里有点怵。刚好老头儿赶来了，我叫他们俩扶稳了椅子，我两手抓住上门坎，左脚踏住椅子背，右脚刚一抬，左脚一滑，跌下来了。幸好我两手抓得紧，不然真得出事故。真是的，干嘛黑更半夜还穿这高跟鞋呀！管它呢，再来，小时候我还能爬树呢。这么一想，就上去了。隔着玻璃往里一看，咳！连个人影儿都没有。老汉说：‘反正在这楼里头，你们再找找。’不放心他的门，他先走了。

“‘小何非要自己看看，央求我。我只好用膝盖压住椅子，两手紧紧攥住她的两条颤颤巍巍的小腿儿。一无所得，她才相信了。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说：‘这个人呀！总得叫人管着他。’

“还不都是你惯的，贤妻良母！’

“她没跟我争论，又上了四楼。一上去，就看见走廊尽头会议室，门大开着，还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小何对这最敏感，一听就听出来了，不禁喜形于色：‘是他。’

“我没好气地说：‘还活着哪！’

“她根本没听见我的话，耳朵伸得老长，伸到走廊尽头会议室里去了。不住口地说着：‘你听，你听！’

“‘听，听！又不是李谷一唱歌，有什么好听的？’

“我们俩走近会议室。隐身在会议室对面灯照不见的地方，向里面看着。果然是陈辛滔滔不绝在说话。还没容我听清楚，小何拿胳膊肘碰了碰，又往屋里唠唠嘴，悄悄地在我耳朵底下说：‘你看那沙发里。’

“沙发那么多，也都坐着人，可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们海滨。好呀！来开会，也不回家照个面，连家规都忘了。

“小何真象欣赏音乐似的，笑咪咪的听着她的陈辛讲话。可我越听越不是味儿，他正声色俱厉地批评我们海滨呢！质问他：‘石四井为什么还不出油？要不是我实在脱不开身，我非得到井子上去骂你不行。’

“窝囊废，你倒是说呀！我真替他着急，恨不得我去替他说。他可倒好，坐在沙发上，把鞋脱了，把袜子也脱了，真不象样！在领导面前，又不是叫你去插秧，乡巴佬！

“他越不说，陈辛的声音越大，一再催问他：‘你倒是说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在牵挂着你，都在牵挂着这口井，为什么还没油？你倒是说句痛快话呀！’

“是呀，你就说句痛快话嘛！

“他不慌不忙地说：‘井打完了，钻井日报都给你送来了，岩心都给你送来了。’

“‘这用不着你说。’陈辛从桌上抓起一盒清凉油，用手指头沾着，在两个太阳穴上擦着。

“‘压裂车上去了，试油大队长在井上。’

“这一说可把陈辛惹火了，把桌子一按，站了起来，说：‘什么？你以为试油大队长去了，你就没责任啦？’

“‘我没这么说。’对，顶得好。

“‘你是主任地质师，你是我们的先遣队，你是我们的先锋官，你不知道这口井关系着我们油田储量翻番的问题？’

“‘用不着你给我上课。’带劲！

“‘可你是签了字的……’说着，他拉开抽屉拿出个文件，往桌上一放，拍了拍说：‘这是军令状呀！你想当马谡吗？’

“我们海滨把裤脚腿儿一个劲儿往上扯，裤脚儿快到大腿根啦。我也顾不得他丢人不丢人，只想给他打气，当拉拉队。只听他说：‘我不管什么马谡不马谡，反正我相信，这口井一定有油。’

“‘可有人等着看你的笑话哪，什么板块结构，推复体，书生之见，纸上谈兵。’

“忽然有个人发言了：‘老陈，你用不着这么含沙射影，我原来就不同意你们这方案。’谁呀？他坐在我们海滨对面，从门外看不见。小何听出来了，悄悄地告诉我：‘为佳。’

“他还在气势汹汹地说：‘五十年代我就参加过这儿的地质勘探，资料几大箱，跟外国人争论过，谁也推不翻，这儿是断裂带……’

“‘当然是断裂带。’我们海滨抢着插了一句话。

“果然是为佳，他走到墙跟前，墙上重重叠叠挂满了地图，他一手拿着根纸烟，只剩下个烟屁股了，他还舍不得扔，夹在中指和食指的指尖上；他拿起象教鞭那样的小棍儿指点着：‘可是断裂带到这儿就没了，古生代岩高角度下垂，把油层切断了。’

“我们海滨站起来，要出击。可陈辛把手按了按，不让

他说。他只好又坐下。

“为佳继续说：‘我感谢党叫我回来了，我感激你……’
他冲着陈辛说。

“陈辛摆了摆手说：‘用不着说我。’

“‘反正我又把那些资料都找出来了，怎么也解释不出你们这方案，你们是幻想。’

“‘幻想也好嘛！’陈辛笑着说。看得出，他是有意缓和一下空气：‘地质家也跟文学一样，也得有点革命浪漫主义嘛！’

“大概那个烟头烧了为佳的手指头，他把它扔在茶几上烟灰缸里，从口袋里又掏了一支，捏了捏，拣起扔掉的烟头，把它接上，大大的吸了一口，喷出了浓重的烟。

“我们海滨实在憋不住了就打着他的赤脚，走到墙跟前，也拿起一根棍儿指画着说：‘我不否认从前的论证，这儿是古生代，可它并没有把油切断……’

“为佳又大大地吸了一口烟，挥着他的小棍儿，两个人简直象武斗，他质问我海滨：‘那你说，是不是高角度？’

“‘不是，是缓断面。’

“为佳一屁股坐在我们海滨扔着臭袜子的沙发上，什么话也没说。

“我们海滨又用小棍儿指着地图，说：‘这层石岩，有一定的厚度，穿过去还是砾岩。’

“‘砾岩不见得就有油。’为佳不服气。

“‘也不见得就没油。’好！有理有利，势如破竹。我们海滨那个小棍儿运用得灵活自如，这里指一下，那里指一

下，说：‘你看，石一，石二，石三，都有油气显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儿的古生代是个推复体，下面和老区很可能是一个油层。’

“为佳又站了起来，忘记拿他的小棍儿了，就用他那半截纸烟挥舞着说：‘我不管你可能不可能，我就问你的石四，射孔啦，酸代啦，压裂了，你的油呢？’

“一句话把我们海滨的嘴给堵住了。他闷着头，坐在沙发上。

“为佳却更振振有词了：‘我们是搞科学，不见兔子不撒鹰，我绝不承认这是保守。在图纸上点个点，画个圈，那容易。可两千多米打个黑窟窿，给国家造成多大浪费！是二十吋彩电从井底擦到井口。老陈，这话是你说的吧？’

“陈辛点了点头：‘是我说的。’

“为佳更有理了：‘两年前，油瓶儿倒了我也不会去扶。现在不同了，我要说，谁定井位，谁签字。’

“陈辛应战了，他挖了一大块清凉油，把整个脑门都抹上了，语调温和地说：‘老兄呀！这两年你沿着断裂带打井，做出了贡献，老当益壮嘛！可咱们的任务大呀，要是小杨的设想能成功，不也是助你一臂之力吗？’

“‘什么？把两台钻机调走了，还助我一臂之力？’

“陈辛不紧不慢地说：‘我是说石四井出油……’

“为佳得理不让人：‘出了吗？’

“陈辛没有正面答复他，只是说：‘这块面积不小呀！’

“我们海滨一见陈辛支持他，勇气又来了，猛地吼了声：‘我的鹰爪没抓到兔子，你结论别下早了。’就应该这

样，理直气壮，连我的精神都为之一振。

“偏偏这时，小何拉住我，说：‘我们走吧！’

“她这是什么意思呀？怕我参与进去吗？”欧！我醒悟过来了：‘好你个贤妻良母哟，你见陈辛还活着，就没事儿了，可我们海滨的三堂会审还没唱完呢！’

“小何说：‘陈辛晚饭没吃好，我给他弄点吃的去。’

“‘你真会疼他！’

“‘你们海滨从井子上赶回来，未必不需要。’

三

你看，他们够多忙，多么紧张，一点儿时间对他们也是宝贵的。我一直想介绍一下小何，可连见缝插针的缝儿都找不到。这会儿，好了。她们两个走了，他们在烟雾笼罩着的会议室里还在争论着。且让他们争论去吧。

我说说小何。

小何生长在南方一个大城市。她和陈辛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是邻居，但不是世交，因为两个家庭的地位不同，倒不是经济地位，这方面有，悬殊并不大。小何的妈妈是个中学教员，爸爸是到外国留过学的，那时候叫镀金。可这并不能保证你的职业，主要还得看你有没有门路，有，就能做大官，没有，连个小职员都谋不上。那怎么办呢？靠他会外语，整天尽看书，看到一本有价值的就译成中文。等到完成了，出版商的脸子可不管你的自尊心，不知得听多少冷嘲热讽，受多少苛刻待遇。所以，每逢拿回一笔钱，心里总有几天不是滋味。不过全家大小也能宽裕一阵